

八方丛书

萌萌



人与命运

2106 110



八方丛书

人与命运

萌萌

LT0600039239\$



花城出版社

人与命运
·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1插页 130,000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810册

ISBN 7-5360-0621-7/I·565

定价: 3.50元

致 读 者

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。

八十年代以来，你肯定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，有如加速度进行的高空落体。随着大门的开启，新时代的风景线遂缤纷进入你的视域：电子工业勃兴，科学哲学崛起，各传统学科不断衍生为分支学科、边缘学科、系列新型综合性学科……

当此“第三次浪潮”汹涌之际，你将发觉你没有方舟，你所拥有的单方面的知识不足以负载一个沉重的使命。于是，你充满危机感，你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一种“强迫状态”。变革的热情如此地使你焦灼不安，你渴望，你探索，你力图突破单值性的界限而丰富自己，发展自己，实现自己。你

不想成为“单向度”的人。现代人绝不是“单向度”的人。

为此，我们奉献这套《八方丛书》。

“八方”者，多元多向之谓也。《八方丛书》将紧密追踪思想文化发展的最新态势，捕捉读书界的热点，从而具备广延性和随机性的特点，它以文学艺术为主，旁及与此相关联的其他人文科学，创作、理论、翻译三者并重。在选编过程中，实行以代表性和探索性相结合的原则，而以后者为主。至于作者，则不为古人今人、有名无名所囿，但求著作本身充实，新颖，富于创造的生机。

“谁谓河广？一苇杭之。”对于这套丛书，我们未敢自诩为贻饘，但即令小舟一叶，也当有助于你的人生进取，知识的欲求或是美的享受。它应当成为你的有用的工具和忠实的伴从，至少，我们愿意这样。

代 序

生命有多么奇妙，在哪一个瞬间，它能使你骤然落入时间的断裂处，于是整个喧嚣的世界退隐了，消失了，周围是如地心般地炽热、混沌，只有心的跳动展示着生命的活力。但它仿佛不再被时间所羁绊，也不再为时间所负载，你能感受的，只是来自各个方向的压力。你在莫名的躁动和挤压中全身心地体验着难以言说的孤独，体验着由孤独油然而生的使整个生命都紧张地聆听般的期待。

期待无中生有，期待获得一种表达，期待在一次探入深渊的冒险中去发现自然和人的奥秘，期待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辐射为一个新的世界。

——引自拙著《升腾与坠落》

目 录

代序

爱与死..... 2

连在回忆和想像中都失去自由的沉沦是活着的死亡——只有用爱支撑起来的家庭才能保证住宅的神圣——回忆是时间的中断，它进入瞬息——在死亡中爱才是真实的。爱的回忆从不遗忘

女人是什么，能是什么.....27

那被层层文明矫饰包裹起来的恩特里克兰德太太，不是我——那在纯粹的被动中散发着原始单一气息的爱塔，不是我——那展示着女人特有心理时空感觉所带来的迷人悲剧性的勃朗什，不是我——那无数作为爱和美的化身而存在的女人，不是我——我的命运已默许我无限的可能性

人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.....54

被物化的苦恼——爱情能用爱情交换吗？——“家庭—社会”关系的秘密——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

可走——家庭：“反叛精神”的休憩所？恢复“自我”的地方？——人的权利与人的完整

对人生及其命运的思索与回答.....70

在追索（这个巨大的存在）里显示莫名的虚无，
在诱追（这个巨大的虚无）里显示有名的存在
——悲剧性冲突：爱的意志与恶的意志——绕道而行，人注定的人生命运——混沌意向的丰富的单一和单一的丰富

错位.....89

读或不读：身不由己的遭遇——事实的断裂——担不起巨大悲哀的清白宁静——净化了的爱抵挡不了生命的不洁、丑恶和破碎——生存的两难——错位：瞬间的不相容。它超出时间

命运.....111

人的“崇高与静穆”暗合高出神的命运——人的“意志”拼死抗争作为普遍力量的命运——人的“激情”冲破作为伦理实体的命运——但命运仍然是人自身心中的神

伪善.....129

达尔杜弗单一的伪善为什么有久不衰竭的魅力——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的缩影——灵魂的心理学与时代的悲喜剧——作为善恶转换的一个丰富而单一的中间环节——性格整体成为注满历史内容的空地

普列汉诺夫和恩格斯在易卜生评价上的差异

.....150

用社会结果来批评一个艺术家?——绝望常常是生成的一种新形式——历史的两个层面——“真正的人”的形象

性格悲剧·崇高·人.....162

崇高的心灵和震撼人心灵的崇高——人的崇高感和性格悲剧中的人——崇高也是一个历史地形成的审美范畴——走向生命的峰巅——得天独厚的天才

《哈姆雷特》的结构和性格悲剧.....182

为什么“延宕”的问题联结着“哈姆雷特”的性格整体、悲剧整体及其批评史整体——我的切入点：莪菲丽雅眼中的哈姆雷特——一个渴求回声的灵魂——外在复仇的命运变成内在的人性复归的自觉意志——超出动作的不断增生的激情世界——复调式的主题：篡位与复仇、理想与现实、生与死——在情节之外：性格社会化的人类学基础——向外的形式运动恰恰是向内的精神内容的历史中介——层次结构与点线结构的差异

跋.....254

在现实生活中，神秘并不隐藏在背景中：“恰恰相反！它直瞪瞪地看着你。正因为它显而易见，我们才视而不见。日常生活才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侦探小说……如果世界被剥夺了精神意义，正如许多现代作家似乎都认为的那样，那么还剩下些什么呢？……”

——欧茨：《卡夫卡的天堂》

爱 与 死

——读乔·卡·欧茨的同名小说

一个中年男人回到故乡，看望他那年已老迈、行将就木的父亲，意外地遇见了年轻时的恋人。他们一起呆了几个钟头。那早已在井然有序的平静生活中死寂的往事，似乎又复活了起来。

他不久便离去了，却再也不能安宁。

他忍不住给她写信、寄钱，一次又一次，怀着被讹诈的恐惧和莫名的期待等她的回信。

而她只是开始给他回过两三封简短的信，就杳无音信了。

第二年，他借口看望父亲，又一次回到故乡。一下飞机就直奔她的住处。才知道那在暮色中闪亮着温暖灯光的房子，早在头一年就换了主人。

她走了。不声不响地离去了。

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，甚至连父亲死时也没有回去。

就是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故事，一个许多人在人生中都可能经历到的故事，被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赋予了“爱与死”的主题。

(一)

没有议论和评述，没有着意开掘的境界，一句话，没有对为什么的任何追问和回答，一个平凡的事实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地呈现着。

这个男人叫马歇尔。他年轻时或许有过爱的冲动，或许偶然地走进过一种他不熟悉的、不属于他的生活，但早已遗忘了。

他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已9年，有了3个孩子。他的妻子弗朗和他同属于上层阶级——“他们注定会在一起的，他们那片世界是由各种名字组成起来的古怪而又令人愉快的关系网”。那原本就是属于他的世界、他的生活。他和妻子在其间像朋友或伴侣那样怡然相处。

但是当他沿着故乡的街道信步走到那个小邮局，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背影跳入他的视线时，他陡

然感到了紧张，仿佛他早就在等待着什么出现，这等待的感觉在几分钟中，显得是这样地漫长。直到证实了真是她——他年轻时的恋人辛西娅，马歇尔才松了一口气。

震动他的，是爱么？是过去的死灭的爱，是将来的未知的爱，抑或就是此时、当下被激活的爱的渴望？

能真实地爱是一种美。

马歇尔的生活中没有这么纯净的美，即使在回忆和想像中也没有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又有多少人的生活闪耀过真正的爱，闪耀过结晶般的、一尘不染的美呢？

生活沾满了世俗的污秽。

在马歇尔，是他的无穷无尽的应酬，在公司，在社交场合，在家里。外在关系裹挟着他的时间、精力，他随波逐流就是了。天堂或地狱都是不复存在的，他早已不再有真实的内心体验。

在辛西娅——

辛西娅是真实的。她曾是一个妓女，真实地袒露自己的贫穷，袒露自己的失望，甚至袒露自己的丑恶。她的衣服是廉价的、不整洁的，她的双眼那样地带着冷淡的、不满的、阴郁的色彩；她的唇边有某种残酷的东西；她几乎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

子。但她有着爱的渴望。至少这爱的渴望是真实的。这被爱的渴望所激起的回忆和想像真实的。真实使沾满污秽的生活在远离单纯时获得一个单纯的支点。

单纯是一种状态。原始人或许是单纯的，孩子或许是单纯的，当一个人无可挽回地走入社会，无可挽回地成熟了起来，无论他（她）的经历是简单还是复杂，社会给他（她）打下的印记、留下的各种观念，都使他（她）无可挽回地失却了单纯。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。但人却可以在最复杂的经历中保留内心追求的真实。这真实使人获得单纯的支点，从而可能由此变得纯洁起来。

当重逢的马歇尔执意地走进辛西娅的寓所后，辛西娅向马歇尔要钱……她要用一个近乎残酷的真实来抹掉或唤醒马歇尔心中的爱的回忆。连马歇尔都想到了——“她是在用这种方式糟蹋他，糟蹋自己，以便唤起他们相爱的往事”。他拿出不少现钞，傻笑着递给她，她接过钱，也开始微笑起来：“是的，你是给了钱的，否则我干吗当时要打搅你呢？”马歇尔没有想到、也不可能想到，辛西娅的这个举动中掩藏着怎样的死灰复燃的生命的激情，那是她青春梦想的回光返照。

她爱马歇尔，马歇尔对她也曾有过爱的冲动。

这15年前的一段短短的往事，在漫长的人生中几乎只是一瞬间。她记得一切，甚至每一个细节。他却遗忘了一切。不仅遗忘了，而且回忆是被埋葬在那样一个死寂之地，以致每一点复活都仿佛是在同死神搏斗。换一个角度看，他的每一点爱的回忆都被笼罩在死的黑影下。

或许更接近真实的说法应该是，马歇尔的爱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死亡中诞生过。

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常态的、死水一般的生活中活着。这是一种沉沦。纯粹的、没有任何期待和冒险的沉沦本身就是活着的死亡。而连在回忆和想像中都失去自由的沉沦，就更是一种活着的死亡了。

马歇尔就是这样活着的。但他曾有过一次偶然的机会——在生活的空间中去扭转一个方向，即使达不到在的冒险，也可能在一次具体的冒险行动中去寻找人生新的跨度。

(二)

他和她的邂逅相识，带着极大的偶然性。

他是从有着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大房子里走出来的（“他的妻也可以回顾起这类房子”）。那

是他的父辈、甚至祖父辈一直居住着的住宅，是马歇尔家族生活的空间中心。那住宅对于他意味着地位、财富。

一位西德当代哲学家说：“居住是与任何别的活动不同的一种活动，它是人的一种规定性，人在这种规定性中实现出他的真正的本质。如果人要是无依无靠地被时间之流冲走的话，那么他就需要一个固定的居住地方。”^①鲍勒诺夫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、就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谈这种人的规定性，即把人的住宅作为人的生活空间的一个参照系。这里的人，已从人与人的具体关系中抽象出来。但实际上人总是具体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。因而，在将住宅这样一类概念作为具体的哲学范畴提出来时，它们的具体性，使之每一点引申和展开都离不开对事实，即对“生活世界”的还原，从而离不开对具体时空中纵横联系的一种整体性的把握。它们往往是一种进入或覆盖角度，本然地带着自身的丰富性，同时也带着自身的限制。

当马歇尔诞生在那座有着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大房子里时，他一生的主要方向已被规定了。这房子作为他的生活的空间中心自然地引申出他的生活道路。但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，即人与人

关系的变动，作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，将带来生活方向的偏离乃至扭转，带来整个生活道路的改变。

与辛西娅的邂逅，没能触动马歇尔的生存背景。

15年前在那个酒吧间里，一个同伴把辛西娅介绍给他，他询问了她的姓名、电话号码，不几天就开始给她打电话，然后第一次走进了她住的那所很旧的、难看的大房子。他好奇地打听她的一切，好奇地关注她的生活，同她一起到她朋友的一所公寓房里去幽会……那是不属于他的生活，不属于他的房子。当时年轻的尚未真正走进生活的他，还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，正是这种不意识，使他曾有过真实的情感。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他是爱过她的。

这爱是做着幻梦的青年男女间自然的心灵契合。在青年男女还没有走进社会这个编织着各种关系的大网时，他们都曾有过自然的心态，仿佛是没有被污染过的纯净的梦幻本身。这种伴随着梦幻的爱，往往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，即便是真实的情感也因美丽得飘浮而变得不真实。因为一代一代人的意识，就像一代一代人的生活，可能断裂，也可能衔接。

马歇尔是平庸的。那情感对于他，全然是一份不堪忍受的负担。他很快就走上了他的正常的生活